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
第五回 唐三藏悲世墮邪魔 如來佛欲人得真解

詩曰：大道何曾有曲斜，奈何走得路兒差。
南波北浪稱登岸，東客西賓認到家，
盲棒無聲焉有喝，皮囊已爛豈昭光；
若教走透真消息，影影風風何處拿？

話說孫小聖，受孫大聖指點，不覺妄心忽盡，邪念頓消。但招去鐵棒，失了護身之寶，未免慌張。又聽得孫大聖臨行說，原在你耳中。似信不信，急向耳中摸索。只見一個繡花針端然在內；又恐怕不真，取出來迎風一晃，依舊是一條金箍鐵棒。喜得個孫小聖滿心鬆快道：「祖大聖神通廣大如此，我佛如來又不知如何微妙？我倚著這條鐵棒便打到天宮，真取禍之道也。」又思量道：「祖大聖說，不修正果，終屬野仙；又說，他之前車，即我之後轍。莫非我之正果也要取經？」又想到：「與我戴這個金箍兒卻是為何？且取下來看看。」用手去除，就似生根一般，莫想得動！心下著驚道：「祖大聖說是我的魔頭，我想這箍兒定然是個寶貝，後來必有應驗，今日且由他。」自此之後，已上天下地，各處游行，卻亂念不生，安心在洞府修養不題。

且說孫大聖同金星奏復玉帝敕旨，自回永安宮，遂將花果山又生石猴孫小聖、鐵棒復興之事，報與佛師唐三藏知道。唐三藏大驚道：「自我佛慈悲造了大乘妙法真經，命我歷萬水千山求取到中國，宣揚善果，以正空門。經今已是二百餘年，自應人天胥化，無聲無臭，不識不知。為何今此頑石不點頭而又生心？若使世愆不盡，未免歸罪於佛法無靈，豈不辜負昔年功行！」孫大聖道：「傳經固我佛之慈悲，墮落自眾生之孽障，世間種種不消，故天地心心相續。」唐三藏道：「迷人失路，蓋緣指點差池；白雪成冰，終是洪爐不旺。我與你莫貪極樂，須念沉淪，且上長安一探真經度世的消息何如？」孫悟空道：「足見佛師慈悲，但不知怎樣去好？」唐三藏道：「當年觀世音菩薩臨長安尋求取經人時，皆變作疥癩僧人；我與你要去也須如法。」孫悟空道：「佛師所見不差，須往一探。」二人遂駕雲直至南瞻部洲大唐國界，將雲頭按落一看，卻是鳳翔地方。二人搖身一變，變作兩個疥癩僧人，仍作師徒稱呼：唐三藏假稱大壯師父，孫悟空喚做吾心侍者。二人變化停當，遂撞入城內各處觀看。原來唐朝自貞觀年間求取大藏真經回來之後，人情便崇信佛法，處處創立寺宇，家家誦念經文，皆謂捨財可以獲福，布施得能增壽。遂將先王治世的君臣父子、仁義禮樂，都看得冷冷淡淡，不甚親切。此時，乃唐憲宗元和四年，那唐憲宗剛明果斷，先用高崇文擒了蜀中劉闢，後又用裴度、李愬削平淮蔡，擒了吳元濟，威令復振，也算做唐朝一代英主。只是聽信奸佞，既好神仙，又崇佛教。崇佛教，又不識那清淨無為、善世度民之妙理，卻只以禍福果報聚斂施財，莊嚴外相，聳惑愚民。使舉世之人希圖來世，妄想他生，不貪即嗔，卻將眼前力田行孝的正道都看得輕了。所以有識大臣、維風君子往往指斥佛法為異端，髡髮為邪道。這也有以自取，不要怪他。正是：

源水常清淨，流來漸漸渾。
貪多心久佞，想妄性成昏。
開罪在梁武，歸愆到世尊。
自從來白馬，滿地是非門。

卻說唐三藏與孫悟空，進了鳳翔門各處觀看，果然是中華大國，人物繁華，貨財茂盛，市井中分鬧熱，到處皆有庵觀。訪知法門寺是個大叢林，二人遂一徑尋來。到了寺前一看，只見山門上橫著「敕建法門禪寺」六個金字，真個魁梧。只見：

山門雄壯，兩行松檜列龍虯；大殿巍峨，千尺奩輪張日月。仙壇法座，儼然白玉為臺；丹陛雲墀，疑是黃金布地。鐘鼓樓高，殿角動春雷之響；浮屠塔峻，天際飄仙梵之音。佛案前祈求夾雜，男女之簪履相加；講堂中議論紛紜，賢愚之耳目共接。士夫之車馬喧闐，雖不清幽；僧眾之袈裟鮮麗，果然富貴。

唐三藏與孫悟空走進山門，將到大殿，早有知客看見他二人疥癩行藏，忙迎住問道：「你二人何來？」孫悟空答道：「我師徒行腳到此。」知客道：「想是要投齋了。」唐三藏道：「齋倒不消。」知客道：「你既不投齋，到此何幹？」唐三藏道：「一路行來，因見寶剎叢林茂盛，法侶眾多，不知有甚高僧在此主教？得能如此興旺，故特來訪問。」知客道：「你雖遠方僧人，倒也有些見識。果然我這大寺裡大法師，原有大來歷，與眾不同。」唐三藏道：「佛法平等，有甚大來歷與眾不同？」知客道：「我說與你知道，你纔信我。我這大唐開國的太宗皇帝，曾死去還魂，因見冥司善惡報應，修建水陸大會超度幽魂，分信心。感得觀世音菩薩親臨法壇，指點道：『這小乘教法，超度不得幽魂。我佛如來有大乘妙法真經三藏，如有德行高僧求取回來，方可度得亡者升天。』太宗皇帝大喜，因命高僧陳玄奘法師歷萬水千山，去了四年，果然求得三藏真經回來，流傳中國，所以佛法日盛一日。」唐三藏聽了，與孫悟空微笑道：「這唐玄奘法師後來怎麼了？」知客道：「這陳玄奘法師因功行洪深，證了佛果，後來就坐化在我這法門寺，遺下佛骨佛牙，至今尚藏塔中。每三百年一開，開時則時和年豐，君民康泰。今又正當三百年之期，蒙今上憲宗皇帝要遣官迎至長安禁內觀看。旨已下了，只候擇日便要迎去。」唐三藏嘆息道：「這唐玄奘我認得他，何曾坐化？哪有佛骨、佛牙在此塔中？是誰造此妄言誣惑世？」知客道：「陳玄奘法師去今二百餘年，說認得他，豈不是妄言！這塔中的佛骨、佛牙，歷歷有據可驗，怎為惑世誣民？你遠方僧人說些大話，只好窮鄉下哄騙村愚之輩，怎到我們大叢林大法師跟前搗鬼？」唐三藏道：「這也罷了！且問你這大法師偉號什麼？有甚法力？」知客道：「我這大法師諱無中，道號生有，就傳的是陳玄奘第六代衣鉢，求來的三藏真經無一不通。每每登壇說法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，五侯盡皆下拜，天子連連點頭。故錢財山積，米谷川來，金玉異寶，視如糞土，綾羅錦繡，只作尋常；若非道高德重，安能致此？」唐三藏道：「生有法師登壇講些什麼經典？」知客道：「他不講小乘，就講的是求來的三藏真經。」唐三藏道：「幾時方得登壇？」知客道：「明日恰是講期，你不信，也夾在人中聽一聽，自然明白。」唐三藏道：「如此甚妙！」送別了知客出來，與孫悟空嘆息說道：「我與你一番求經度世的苦功，倒做了他們造孽的公案，這卻如何？」孫悟空道：「這當家俗僧或不知佛法，故就世情誇獎。且到明日，看那生有法師登壇？偵磚再做道理。」唐三藏點頭，遂借一個小庵住下。

到次日，依舊到法門寺來觀看。只見講堂中鐘磬喧闐，香煙繚繞，許多僧眾誦經功課；正當中早已搭起一個講壇，壇上設了法座，分齊整。不一時，那些聽講的挨擠而來，何止百百千千。也有鄉紳學士，也有公子王孫，也有豪富財主，也有商賈農工，也有深閨女子，也有藩婦村姑。不分男女，都夾雜一堂，守候登壇。只候到日色將午，方見幢幡寶蓋，鼓鈸音樂，簇擁著生有法師出來，高登法座。唐三藏將那法師上下一看，只見他生得：

流月為容，孤雲成像。六根朗朗，未必無塵；雙耳垂垂，足征有福。身穿八寶袈裟，色相莊嚴；手執九環錫杖，威儀端肅。頭頂上毗盧帽，四六方方光艷；頸項中菩提珠，百八顆顆明圓。香花燈燭迎來，儼然尊者；寶蓋幢幡送上，果是法師！

那生有法師高坐法壇之上，先誦持了一回神咒，然後將法華經宣念一段，先念，又逐字兒詮釋一遍，便算做講經了。講完，又敘述餘文道：「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來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佛經中千言萬語，總要人為善修行。人世為禍為福，皆自作自取。如何叫做為善？布施乃為善之根；如何叫做修行？信佛乃修行之本。若有善男信女，誠能布施信佛，自能為官為宰，多福多壽；今之貧窮禍夭，皆不知信佛布施之過也。況六親眷屬總是冤愆，富貴功名如同泡影。大眾急宜猛省，無常迅速，莫待臨時手忙腳亂。」說罷，令大眾回向念佛，下了臺，依舊幢幡寶蓋，鼓鈸音樂，眾僧簇擁送入後堂去了。那些聽講的賢賢愚愚，貴貴賤賤，無一人不贊嘆道：「好法師！講得明白。」都留銀錢，寫緣簿，歡歡喜喜而去。正是：

道化賢良釋化愚，無窮聾聵幾真儒。

一朝墮入慈悲障，萬古貪嗔不得除。

唐三藏與孫悟空聽完了講經出來，不覺嘆息道：「我佛一片度世慈悲，卻被愚僧如此敗壞，則我求取此經來不是度世，轉是害世了！必須現身說法，痛掃邪魔，方不失本來之念。」孫悟空道：「這法門寺雖是個大叢林，終屬外郡；或者帝王都會自有高僧，且到長安看看光景，便知的確。」唐三藏依言，遂同駕祥雲，不一時到了長安大國。

他二人且不入朝，竟走到洪福寺來。原來這洪福寺自從唐三藏成佛升天之後，相傳出過活佛，便為有名古剎，士夫游賞不斷，當家師父分興頭。這日，唐三藏二人進到殿上，只見許多僧人領著許多工匠，在那裡收拾：牆階倒塌，從新修砌；壁泥剝落，重加灰粉；梁色湮淺，再加彩畫；佛金淺淡，復為裝裹。鬧哄哄做一團，竟無人招接他二人。他二人看了半晌，不知何故。忽見一個老和尚立著閑看，因上前打一個問訊問道：「老師父，殿上修整為甚這般要緊？」那老和尚答道：「二位想是遠方來的，不知中國之事。當今憲宗皇帝深好佛法。鳳翔法門寺有陳玄奘祖師遺下佛骨、佛牙，藏在塔中。每三□年一開，時和年豐；今又正當三□年，例應開看。憲宗皇帝有旨，叫文武百官領眾迎來入禁瞻禮。這陳玄奘祖師原是本寺出身，迎來時先要在本寺住筭，故預先收拾齊整。」唐三藏道：「當今皇帝既好佛法，當修正道，為何沒一個高僧指點，使他墮入邪魔？」老和尚聽了驚訝道：「皇上敬迎佛骨，是佛門中第一件善事，怎麼說是邪魔？早是老僧聽見，若對他人說，必惹大禍！你二人身帶殘疾，又出言不慎，快往別處去吧！在此不當穩便。」唐三藏見如此光景，便不再問，竟同孫悟空走了出來，商量道：「求經原是奉我佛法旨，今善緣變做惡跡，豈是如來之意！須再上靈山訪問我佛，當作何救度，庶不致流禍後世。」孫悟空道：「佛師所言不差。」師徒遂現了原相，復駕雲往靈山去問世尊。正是：

天何言哉地何言，三藏經文無乃繁。

有字何如無字好，木窮根本水窮源。

唐三藏同孫悟空，駕雲徑上靈山。唐三藏原是我佛弟子，今雖成佛，仍不時在座下聽講往來慣的，不用傳報。故這日徑到我佛蓮座前，合掌禮拜道：「昔年弟子歷萬水千山，求取真經，送上東土，指望消愆滅罪。不期眾生貪嗔痴詐，轉借真經妄設佛骨佛牙之名，上愚帝王，下惑臣民，使我佛造經慈悲與弟子求經辛苦，都為狡僧騙詐之用。故孔門有識之士，往往指為異端，豈不令佛門敗壞！望我佛慈悲，如何救度？」世尊答道：「我這三藏真經，義理微妙，一時愚蒙不識，必得真解，方有會悟，得免冤愆。可惜昔年傳經時，因合藏數，時日迫促，不及令汝將真解一並流傳，故以訛傳訛，漸漸失真。這也是東土眾生造孽深重，以致如此。」唐三藏又合掌禮拜道：「世尊既有真解，何不傳與弟子？待弟子依舊傳送到長安，以完前番取經的善果。」如來道：「東土人心多疑少信，易於沉淪，難於開導。若將真解輕輕送去，他必薄為不真。反不能解了。必須仍如求經故事，訪一善信，叫他欽奏帝旨，苦歷千山，勞經萬水，復到我處求真解，永傳東土，以解真經，使邪魔外道一歸於正。這個福緣應高於山，這個善果直深於海矣！昔年求經，虧觀世音菩薩尋取你來。今你既有心要求真解度世，也須到東土尋取個求解善信，方可完成勝事。」唐三藏道：「弟子雖不才，既蒙我佛慈悲，敢不努力！但不知此去可有因緣？」如來道：「若無因緣，汝為何來？因緣若無，汝為何去？」唐三藏聞言大悟，又合掌禮拜道：「謹領金旨。」臨行又跪求道：「前番之行，觀世音菩薩神通廣大，隨事指點，皆合我佛之心。弟子法力有限，此去茫然，尚望我佛慈悲，吩咐一二。」如來道：「來之程途，汝所經歷，自然知道，不須再記。但要叮嚀那求解人：求解與求經不同。求經，文字牽纏，故生多難；求解，須直截痛快，不可遲疑，又添掛礙。前觀世音上長安時，我有五件法寶與他。一件是錦襪袈裟，一件是九環錫杖，雖受持者免墮輪回，不遭毒害，然尚是莊嚴外飾；又有金、緊、禁三個箍兒，收伏妖魔未免近術，今日俱用他不著。但有木棒一條，遇著邪魔野狐，只消一喝便不敢現形。」因命阿儼、伽葉取出來，付與唐三藏。果然好一條木棒：

檀凝為體，規削成形。比之拄杖而短不過頭，較之揮塵而長不齊眉。喝來無口，善聽者聰；打去隨心，不當曰瞎。講得通，宛小龍女幾朵天花；答不出，實大和尚一條光棍。

唐三藏領了木棒，命孫悟空執著，又合掌禮佛三匝，而後退去。纔走離寶殿不遠，後面阿儼、伽葉趕來說道：「你前番取經，你說不知道規矩，不曾帶得人事，只送我一個紫金鉢盂，輕賤取去，所以度不得世，救不得人。今番求真解人來，須先與他說明，多帶些人事來送我，方有真解與他；若不帶來，莫怪臨時掬勒。」唐三藏道：「遵旨。但恐路遠，不便攜帶。」送別了出來，走到山腳下，金頂大仙接住道：「聞得旃檀尊者奉旨上長安尋取求解之人，倘尋著須叫他快些來，不要又似尊者前番叫我守候□餘年。」唐三藏道：「佛旨緊急，不敢久稽。」遂別了，同孫悟空駕祥雲依舊向長安而來。正是：

不知自寶還珠續，又向天涯踏鐵鞋。

不知唐三藏此去訪得著求解人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